

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乾隆甲戌臨苑書畫記



[illegible]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第十三回

賈珍尚奢豈有不請父命之理因故  
要緊不問家事故得姿意放爲  
若明指一州名似落西遊  
地不待言可知是光  
矣不云國名更妙  
義之鄉也直與  
今秦可卿托

理寧府亦

凡

胡適之印



在封龍禁尉寫乃囊中之月心去天香樓一  
節是不忍下筆也

詩云

秦可卿死封龍

禁尉

王熙鳳協理寧國

府國

話說鳳姐自賈璉送黛玉往揚州去後心中實

在無趣

三字奇

每到晚間不過和平兒說笑一回就胡

亂瞞

了

這日夜間正和平兒見燈下擁爐倦綉早

命濃薰繡被二人睡下屈指算行程該到何處

所謂計程今日到

梁州是也

不知不覺已交三鼓平兒已睡熟了鳳姐方覺

星眼微朦恍惚只見秦氏從外走了進來含笑

說道嬌嬌好睡我今兒回去你也不送我一程

樹倒猢猻散之語  
全猶在耳曲指三  
十五年矣  
傷我寧不慟殺

因娘兒們素日相好我捨不得嫋嫋故來別你  
一別還有一件心愿未了非告訴嫋子別人未  
家一族室頂冠束帶者  
必中用鳳姐聽了恍惚問道有何心愿你只管  
托我就是了秦氏道嫋嫋你是個脂粉隊內的  
英雄連那些束帶頂冠的男子也不能過你你  
如何連兩句俗語也不曉得常言月滿則虧水  
滿則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們家赫赫  
揚揚已將百載一日倘或樂極悲生若應了那  
句樹倒猢猻散的俗語豈不虛稱了一世的詩  
書舊族了鳳姐聽了此話心胸大快十分敬畏  
忙問道這話慮的極是但有何法可以永保無  
虞秦氏冷笑道嫋嫋好癡也否極泰來榮辱自

古週而復始豈是人力能可保常的但如今能  
于榮時籌畫下將來衰時的世業亦可謂常保  
永全了即如今日諸事都要只有兩件事未妥  
若把此事如此一行則日後可保永全鳳姐便  
問何事秦氏道目今祖塋雖四時祭祀只是與  
一定的錢糧第二家塾雖立無一定的供給依  
我想來如今盛時固不缺祭祀供給但將來敗  
落之時此二項有何出處莫若依我定見趁今  
日富貴將祖塋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畝以備  
祭祀供給之費皆出自此處將家塾亦設于此  
合同族中長幼大家定了則例日後按房掌管  
這一年的地畝錢糧祭祀供給之事如此週流

語見道字傷  
心讀此一段幾不  
知此身為何物永繼若目今以為榮華不絕不思日後終非長  
笑

松齋

不必看完見此二  
句即歎墮泪

梅溪

又無爭競亦不有典賣諸弊便是有了罪凡物  
可入官這祭祀產業連官也不入的便敗落下  
來子孫回家讀書務農也有個退步祭祀又可  
策眼見不日又有一件非常喜事真是烈火烹  
油鮮花着錦之盛要知道也不過是瞬息的繁  
華一時的歡樂萬不可忘了那盛筵不散的俗  
語此時若不早為慮後臨期只恐後悔無益矣  
鳳姐忙問有何喜事秦氏道天機不可洩漏只  
是我與嬪子好了一場臨別贈你兩句話須要  
記着因念道三春去後諸芳盡各自須尋各自  
門鳳姐還欲問時只聽得二門上傳事雲牌連

九個字寫盡天香  
樓事是不寫之寫

叩四下正是喪音將鳳姐驚醒人回東府蓉大  
 奶奶沒了鳳姐聞聽嚇了一身冷汗出了一回  
 神只得忙忙的穿衣服往王夫人處來彼時合  
 家皆知無不納罕都有些疑心那長一輩的想  
 他素日孝順平一輩的想他素日和睦親密下  
 一輩的想他素日慈愛以及家中僕從老小想  
 他素日憐貧惜賤慈老愛幼之恩莫不悲哽痛  
 哭之人開言少叙却說寶玉與鳳姐反對淡寫來方是二人自初氣  
 味相投可知後文皆非實然文字  
 去剩得自已孤恹也不和人頑耍每到晚間便  
 索然睡了如今從夢中聽見說秦氏死了連忙  
 翻身爬起来只覺心中一截了一刀的不忍哇  
 的一聲噴出一口血來襲人等慌慌忙忙來攔

扶問是怎麼樣又要回賈母來請大夫寶玉笑  
道不用忙不相干這是如何自己說出來了急火攻心血不歸經說  
着便爬起來要衣服換了來見賈母即時要過  
去襲人見他如此心中雖放不下又不敢攔只  
是由他罷了賈母見他要去因說終厭氣的人  
那裡不干淨二則夜裡風大明早再去不遲寶  
玉那裏肯依賈母命人脩車多派跟從人役擁  
護前來一直到了寧國府前只見府門洞開兩  
邊燈籠照如白晝亂烘烘人來人往裡面哭聲  
搖山振岳寶玉下了車忙忙奔至停靈之室痛  
哭一番妙非此何以出何然後見過尤氏誰知尤氏正犯了胃疼  
舊疾睡在床上然後又出來見賈珍彼時賈代

儒帶領賈赦賈政賈琮賈璉賈  
珣賈玳賈琛賈瓊賈璘賈璩賈  
芹賈蓁賈萍賈藻賈蘅賈芬可笑如幾考此作者刺心筆也賈芳賈蘭賈茵賈  
芝等都來了賈珍哭的淚人一般正合賈代儒  
等說道合家大小遠親近友誰不知我這媳婦  
比兒子還強十倍如今伸腿去了可見這長房  
內絕滅無人了說着又哭起來衆人忙勸道人  
已辭世哭也無益且商議如何料理要緊賈珍  
拍手道如何料理不過儘我所有罷了伏後文正說着  
只見秦業秦鍾並尤氏的幾個眷屬尤氏姊妹  
也都來了賈珍便命賈瓊賈琛賈璘賈璩四個  
人去陪客一面吩咐去請欽天監陰陽司來擇

檣者舟具也所謂  
人生若汎舟而已寧  
不可嘆

日推准停靈七七四十九日三日後開喪送訃  
聞這四十九日單請一百車八衆禪僧在大廳  
上拜大悲識超度前亡後化諸魂以免亡者之  
罪另設一壇刪却是未刪之筆於天香樓上是九十九位全真道  
士打四十九日解冤洗業醮然後停靈於會芳  
園中靈前另有五十衆高僧五十衆高道對壇  
按乩作好事那賈敬聞得長孫媳婦死了因自  
為早晚就要飛昇如何肯又回家染了紅塵將  
前功盡棄呢因此並不在意只憑賈珍料理賈  
珍見父親不管亦發恣意奢華看板時幾副杉  
木板皆不中用可巧薛蟠來弔問因見賈珍尋  
好板便說道我們木店裡有一副叫作什麼檣

所謂迷津易墮塵網難逃也

木出在濱海鐵網山上作了棺材萬年不壞這

還是當年先父帶來原係義忠親王老千誠要

的因他壞了事就不曾拿去現今還封在店裡

也沒人出價敢買你若就要就招來罷了賈珍聽

了喜之不禁即命人招來大家看時只見幫底

皆厚八寸紋若栴榔味若檀麝以手扣之玎璫

如金玉大家都奇異稱賞賈珍笑道價值幾何

薛蟠笑道拿一千兩銀子來只怕也沒處買去

什麼價不價賞他們幾兩工銀就是了賈珍聽

說忙謝不盡即命解鋸糊漆賈政因勸道此物

恐非常人可享者殮以上等杉木也就是了此

時賈珍恨不能代秦氏之死這話如何肯聽因

寫個皆知全無  
安逸之筆深得  
金瓶壺與

忽又聽得秦氏之了補天香樓未刪之嫫名喚瑞珠者見秦氏死

了又他也觸柱而亡此事可罕合族中人都都稱

讚賈珍遂以孫女之理殯殮一並停靈於會芳

園之登僊閣小了嫫名寶珠者因見秦氏身無

所出乃甘心愿為義女誓任捧喪駕靈之任賈

珍喜之不禁即時傳下從此皆呼寶珠為小姐

那寶珠按未嫁女之喪在靈前哀哀欲絕於是

合旅人丁並家下諸人都各遵舊制行事自不

敢紊亂賈珍因想着賈蓉不過是個黽門監靈

柩經榜上善起波瀾寫時不好拜便是執事也不多因此

心下甚不自在可巧這日正是首七第四日早

有大明宮掌宮內相戴權先脩了祭禮遣人抬

六

來次後坐了大轎打傘鳴鑼親來上祭賈珍忙  
接着讓至逗蜂軒獻茶賈珍心中打定主意  
意因而趣便就說要與賈蓉蠲箇前程的話戴  
權會意因笑道想是為喪禮上風光些賈珍忙  
笑道老內相所見不差戴權道事道湊巧正  
個美缺如今三百員龍禁尉短了兩員昨兒襄  
陽候的兄弟老三來求我現拿了一千五百兩  
銀子送到我家裡你知道俗們都是老相遇不  
拘怎麼樣看着他爺爺的分上胡亂應了還剩  
了一箇缺誰知永興節度使馮胖子來求要與  
他孩子蠲我就沒工夫應他既是俗們的孩子  
要蠲快寫個履歷來賈珍聽說忙吩咐快命書

房裏人恭敬寫了大爺的履歷來小廝不敢怠慢去了一刻便拿了一張紅紙來與賈珍賈珍看了忙送與戴權戴權相時上面寫道江南江寧府江寧縣監生賈蓉年二十歲曾祖原任京營節度使世襲一等神威將軍賈代化祖乙卯科進士賈敬父世襲三品爵威烈將軍賈珍戴權看了回手便遞與一個貼身的小廝收了說道回來送與戶部堂官老趙說我拜上他起一張五品龍禁尉的票再給箇執照就把那履歷填上明兒我來兌銀子送去小廝答應了戴權也就告辭了賈珍十分款留不住只得送出府門臨上轎賈珍因問銀子還是我到部兌還是

一並送入老內相府中戴權道若到部裏你又  
吃虧了不如平准一千二百銀子送到我家裡  
就完了賈珍感謝不盡只說待服滿後親帶小  
犬到府叩謝于是作別接着又聽喝道之聲原  
來是忠靖候史鼎的夫人來了王夫人邢夫人  
鳳姐等剛迎至上房又見錦鄉候川寧候壽山  
伯三家祭禮擺在靈前少時三家下轎賈政等  
忙接上大廳如此親朋你來我去也不能勝數  
只這四十九日寧國府街上一條白漫漫人來  
人往丁之盛花簇簇是來往祭吊之盛宦官來賈珍命賈蓉次日換了  
吉服領憑回來靈前供用執事等物俱按五品  
職例靈牌疏上皆寫天朝誥授賈門秦氏恭人